

穷人买不起合法血液 求黑市充满安全风险

印度：“黑血”产业链怵目惊心

在首都新德里一家大型公立医院外逼仄的街巷里，英国广播公司（BBC）记者阿努·阿兰德试图采访血贩子。医院一名保安给了条线索：去找一个一条腿的人。

很快，阿兰德便找到此人。他叫拉杰什，正在茶铺里喝奶茶，有几只猴子在他头顶的电线上蹦来跳去。

阿兰德假扮成一名出车祸人的亲戚，想要购买3个单位的血量（每单位200毫升）。拉杰什说：“找一个献血人3000卢比（约48美元），我来安排一切。”

“血村”残忍获暴利

在印度，卖血和有偿献血是非法行为，但事实上，整个国家就是一个蔓延的非法血市。拉杰什本是一个油漆匠，因车祸失去一条腿。住院时，他发现了生财之道，即为供血人和需血人牵线搭桥，从中牟利。

哈里·卡卡特是一名贫穷的手艺人，他和其他16名同伴在印度和尼泊尔接壤的一个隐秘的“血村”被解救出来。这些受害者都是贫苦移民，听说有工作可做而来到“血村”，得知原来是卖血，每抽一单位血量可获7美元报酬。

印度《泰赫卡报》的记者尼哈·迪克西特说：“开始他们都还挺乐意，可不久就变得非常虚弱，可又无力反抗，好不容易积攒了力气试图逃跑，却被抓回来，不仅挨打，还被锁起来。”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

印度没有统一的全国血库，私人机构又收费不菲，需要用血的穷人不得不求助于黑市。血贩子、职业献血人应运而生，甚至出现带有奴隶性质的“血村”。这条暗黑产业链的背后，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安全风险。

里，卡卡特和其他人每周被强行抽血3次。而印度红十字会规定，献血频率最多为8到12周一次。

他们从未得到所承诺的报酬，只是象征性地拿几个子儿。迪克西特说：“那里就像一个奶牛场，人们被关起来，吃不饱，每月抽16次血。”

这些血液被销往当地医院和血库，每单元18美元，是政府定价的15倍。一些私人血库和“血村”相互勾结，在血袋上盖上官方戳记和条形码。

疾病“越治越严重”

在印度农村，血市乱象更为严重。印度国家地中海贫血福利社秘书长阿罗拉说，他亲眼看到一些病人直接从献血人那儿接受输血，之前未对血液进行任何检测。



卖血在印度是非法行为，但地下血市依然猖獗 图 GJ

在这些地区，非正规血库泛滥，有些病人直接从中间人处购买血袋，稀有血型报价很高。血市乱象的结果必然是给数百万人的健康带来严重威胁。

8岁的阿洛克·库马尔患有地中海贫血症，每个月都要到医院输血。去年夏天，他在公立医院接受输血时感染了丙肝病毒，如果不妥善治疗，可能发展成肝硬化或肝癌。

阿洛克的父亲基肖尔·库马尔每个月挣120美元，为了给儿子治病，他一直在艰难支撑。“我很气愤，他们怎么能把病越治越重了呢？”

国家地中海贫血福利社估计，此病患者中约6%到8%通过输血感染其他各种疾病，包括艾滋病。职业献血人通常来自贫穷落后地区，携带HIV病毒和肝炎病毒概率高。

合法血库价太高

一些合法经营的血库则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暴利。比如，顶级私立医院通过“替代献血人”制度从志愿献血者处免费采集血液，但出售血液时每单位收费高达65美元。

在志愿献血者比例较高的古吉拉特邦艾哈迈达邦德地区，当地血库通过卖血可获利190万美元，他们通常不与穷医院分享血液资源。

非营利血库如“旋转血库”等，通常每单位血液收费38到45美元，可以提供高端血液检测，但他们的服务主要集中在大城市。

对于印度数亿贫困人口，他们根本买不起血液，尤其是安全血液。由于供需极不平衡，“中间人制度”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失。唐昀

相关链接

印度血库缺血 黑市交易泛滥

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，印度血库常年缺血。

照理说，印度12亿人口，每年血需量为1200万个单位，可实际只能采集到900万个单位，短缺25%。到了夏季，血荒更加严重，有时缺口高达50%。于是便出现了许多“血市中间人”。

印度最高法院1996年颁布法令，严禁有偿献血行为和无私照血库运营，但血市乱象并没有改善。由于市场需求远远超出供给，私人血库只要花120美元购一张执照就能合法经营。而黑市血库则转入地下，成为一个“阴暗地带”。

专家称，导致印度常年缺血的原因，一是没有中央血液采集机构，二是出于社会禁忌，担心不同种姓之间血液混淆。

1996年，印度开始执行“替代献血人”制度，需要输血的病人首先从亲友中寻找献血人，每人献一个单位血量。此举旨在倡导无私献血，可事实上病人依然得求助“血市中间人”，尤其是在需要大量输血却又找不到足够亲友献血的时候。

专家称，政府应当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志愿献血者营地，配有统一严格的检测设备，只有志愿献血者才能健康安全地提供血液。

相关链接

经历迷茫青春 找到人生梦想

莎拉·麦克纳利经营书店的天赋也许来自基因，她的父母联名创建了麦克纳利-罗宾逊书店。然而，从加拿大的麦基尔大学哲学系毕业时，她并没有继承家业的打算。

她说：“我以前有多动症，讨厌整天坐在教室里。我只有在阅读或写作时候才能精神集中。我买了一张到非洲的单程机票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现在我变成一个很会制定目标、一切按计划行事的人。当初怎么不带本旅行指南（就去了非洲）？真蠢。”在广袤的非洲，她几乎身无分文地独自晃荡了9个月，游历了坦桑尼亚、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。

1999年，她来到纽约，在出版业找到工作，成为基础丛书公司的一名编辑。4年后，在带着自己编辑的书参加曼哈顿的书展时，目睹人们对书的狂热，她意识到自己真正想做什么，那就是“和读者在一起”。

2004年，她和同行克里斯托弗·杰克逊结婚，后者当前是著名出版社兰登书屋旗下一名编辑。这年年底，她用了祖父留给子孙的创业基金和自己积蓄，效仿父母，在纽约开了她的第一家麦克纳利-杰克逊书店。她和丈夫后来分手，但书店名字一直没改。

自助印书机想要啥就印啥 堪比图书馆想买啥就有啥 满足读者：独立书店也能“火”

莎拉·麦克纳利可能会被授予以“最美女书商”之类头衔。她有一双大大的褐色眼睛，身材高挑，很符合“独立书店店主”这样听起来很文艺的身份。不过，从她接手麦克纳利-杰克逊书店之后的经营状况来看，这名优雅女子是精明的生意人。

自助出书大受欢迎

麦克纳利-杰克逊书店是纽约爱书者心中的胜地，坐落在曼哈顿诺里他社区王子街。顾客可以从全店6万多册藏书中挑选一本，舒服地靠在皮质长椅上，一边翻阅，一边啜饮店内咖啡馆供应的热饮。

书店里最引人瞩目的是一台看上去像复印机的机器：Espresso自助印书机。这个机器能用煮一杯咖啡的时间自动下载、打印并装订成一本崭新平装本图书。顾客可以从数据库中700万部图书电子版中任选其一，几分钟内，一本“热乎乎”的书便新鲜出炉。

有了这个机器，顾客不通过出版社，也能把自己的任意作品印刷成册。在麦克纳利-杰克逊书店，一个月能有近700部“自出版”书籍面世。

在这家装潢明亮、时尚的书店，常常看到这种情景：手里拿着书的顾客在收银台前排着长队等着结账，这在今天的独立书店实属罕见。

美国的书商如今大部分处境艰难，独立书店更是一家接一家地关门停业。麦克纳利-杰克逊书店的

在越来越多的人阅读电子书而非纸质书的今天，开一家独立书店似乎更像是一种文艺的生活方式，而非一门赚钱的生意。加拿大女子莎拉·麦克纳利经营的书店成功地融合了这两种理想。

年收入却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。预计第二家门店明年秋季将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威廉斯堡开张。

藏书种类多而不杂

莎拉·麦克纳利的成功，源自她的坚定信念：这世界始终有为数众多、忠贞不渝的爱书之人，他们愿意支持一项信奉书籍魔力的事业。

在书店，麦克纳利负责规划一切，包括选书的品位。“我只迎合自己的喜好。这个晚上我会读普鲁斯特的作品，明晚我也可能想看有线电视节目，两者并不矛盾，代表了我个性的不同层面。所以我的书店也融合了各种不同的品位。”

她的选书原则是，尽可能让任何读者都能在店中找到自己喜欢的书，但很可能只有一本，不会再多。



莎拉·麦克纳利

所以书店的藏书量品类虽多，却并不芜杂。

开张后很多年内，书店都不提供无线上网服务，因为女店主想让人来这里专心读“书”而非看“脸书”。

然而，维护传统并不意味着守旧和放弃革新，在出版社任职的经历让她清楚知道这个行业面临的挑战。2011年，她砸下重金把自助印书机搬进王子街的书店，正是她面对现实冲击作出的选择。

鼓励享受阅读乐趣

莎拉·麦克纳利喜欢自己目前的身份：带着一个6岁儿子的单身妈妈，读书俱乐部的主持人，普鲁斯特读书会的成员，徒步旅行爱好者。

而她最大的爱好还是读书以及鼓励别人读书。在她的家中，几乎处

处都是她的“读书角”：客厅里有一张特别大的沙发，在那上面，有三个不同的“读书位”，分别用来欣赏艺术作品、读读散文或者小说。卧室摇椅上铺着手织的毯子，可以舒服地读读杂志和书评，厨房则是“读报专区”。用她的话说：“我的房子就像一个文学游乐园。”

她乐于让自己的书店成为读者的温馨乐园。她的服务方式像家人一样的热情周到。她自称是个“母性泛滥、好客到几近滑稽的人”。她说，有一回一个女顾客在大冷天中进到店里，“我给她搓了搓手臂，想让她暖和起来。我估计她都想报警了”。

莎拉把让顾客享受阅读的乐趣当成自己的使命。“如果不能让人觉得读书是件舒服和兴奋的事，我的存在就没有意义。”沈敏